

大學國文選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82000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大學國文選

編選者 孔

德

印刷者

蔚興印刷場

廣州市教育路十六號
電話 一一六一七

國立中山大學國文選目錄

一 孔子在陳章

二 勸學篇

三 胠篋

四 東南形勢論

五 論國家思想

六 史學論畧

七 文學論畧

八 屈子文章之精神

九 元劇之文章

十 春秋左氏傳序

十一 譯天演論自序

孟子

荀子

莊子

顧炎武

梁啓超

唐才常

章絳

王國維

王國維

杜預

嚴復

大學國文選

十二 史記刺客列傳(節錄荊軻)

十三 三國志諸葛亮傳

十四 故明督師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忠正公傳

十五 肥水之戰(節錄通鑑)

十六 登大雷岸與妹書

十七 與孟東野書

十八 說京師翠微山

十九 觀車利尼馬戲記

二十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司馬遷

陳壽

王先謙

司馬光

鮑照

韓愈

龔自珍

閔萃祥

薛福成

孔子在陳章

孟子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

孔子在陳章

鷦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于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勸學

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己。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木直中繩，絲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輶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拆，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脩，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折；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居。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醴酸而螞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

慎其所立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八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稽）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龜鼠五技而窮。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也。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

網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躁；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躁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以錐餐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

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

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做，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貴其明；地〔見〕貴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膝，固扃鐃。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扃鐃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里；閩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脗，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

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聖，則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搃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道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以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以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焉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搃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字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六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

，擺工倭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據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倭、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不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罔罟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罟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惛冥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
嗚呼之意；嗚呼已亂天下矣！
厚厚之兒

東南形勢論

顧炎武

昔之都於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邛，北以皖城濡須爲境。迨其亡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爲晉有。永嘉南渡，荆豫青兗及徐之半入於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肥淮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鎮。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兗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碣磔喪師，佛狸之馬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拔奄有中原，齊梁嗣主江左，淮南北並爲戰場。太清內禍，承聖尋兵，齊略淮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爲境，於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彌短，采石京口，同時並濟，卒併於隋。南唐既失淮南，亦以江爲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璧。豈非大勢然耶？

嘗歷考八代興亡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爲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

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殆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邛東下，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

趙鼎言：『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始。』陳亮言：『荆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困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經理。』蓋宋人之論如此。

及元取宋，果自襄陽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荆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爲守則亡，陳之積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襄急。

古之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於徐泗；守江者不於江，於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故阻兩淮急。

或曰：高皇帝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屢屢守之謂？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

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平淮安，降徐宿，而後北畧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

且楚之霸也在郢，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郢，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証，有地利而後動者也。

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爲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則雖有待秦百萬之師，完顏三十二軍之衆，不能闖我地。而蓄威固銳，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論國家思想

梁啟超

人羣之初級也，有部民而無國民。由部民而進爲國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與國民之異安在？曰：羣族而居，自成風俗者，謂之部民。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也。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

所謂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貴於他物者，以其能羣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於大地，則飛不如禽，走不如獸，人類之翦滅亦既久矣。故自其內界言之，則太平之時，通功易事，分業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備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則急難之際，羣策羣力，捍城禦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於是乎國家起焉。國家之立，由於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僅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彼我相團結相補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團結永不散，補助永不虧，捍救永不誤，利益永不窮，則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發一慮，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於其所謂一身以上者。苟不爾，則團體終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爲國家思想之第一義。

所謂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國家如一村市，朝廷則村市之會館。而握朝廷之權者，則會館之值理也。夫事務所爲公司而立乎？抑公司爲事務所而立乎？會館爲村市而設乎？抑村市爲會館而設乎？不待辨而知矣。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爲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罵焉。以吾中國人之眼觀之，或以爲無足怪乎？雖然，譬之有一公司之總辦，而曰我即公司，有一村